

## 德国儒学学会会长杜崙：致辞

各位师长，同仁，早上好！

1，首先，我代表德国儒学学会对在座的各位，特别是远道而来的宾客和朋友表示热烈欢迎！非常荣幸的是，中国学者都是我们今天议题的大家和领头羊，我这里不一一介绍，他们的信息我们已经发给欧美来的学者。

同时，第一，我想感谢山东大学的曾振宇老师，是他先提出了举行今天这样的会议的创意，也请他转达对“曾智明曾子学术基金”对我们会议的赞助的谢意。第二，我想感谢苏费翔教授及其团队！作为会议主办者之一，特里尔大学为会议提供人力、场地和设施，使这次会议得以举行。最后，感谢刘飞飞老师，齐帅和窦飞三位，他们为组织会议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德国儒学学会成立于2009年，也是“国际儒学联合会”的集体会员。我们学会的宗旨是通过欧洲和中国之间，特别是在文化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对话与合作，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这就是我们学会积极参与今天的活动的原因。

无论在哪个时代，哲学工作者都承担着反思自己国度和文化的任务。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哲学工作者要承担一个更大的任务，即对人类的价值和规范进行反思，并参与决定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在多元世界秩序的框架下，应该找到能把不同民族联系起来共同点，找到一条建立和谐的与和平的世界的正确道路。

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是“传统与新命：现代性视域下的儒家思想”。

(Tradition and New Mission: 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传统”当然主要是指儒家传统，我们这两天发言的题目都与之有关。“新命”中的“命”，按我的理解源自“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的“命”。所以，“新命”应该是“新的使命”的含义，同时，“新”是“革新”的意思。再补充一点：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命”总是与“天”密切相关，这里，“天”既是至上神，却又是“宇宙”及大自然的一部分。

至于把“现代性”作为副标题，并讨论之，至少我本人认为有两个方面。第一，儒家怎么看一些普遍认为是来自西方的价值，比如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自由(*liberty*)，权利(*subjective right*)和法律之治(*rule of law*)，并同时考察在中国文化里能否找到相应的思想资源。

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世界的形成，通过各文化圈平等对话，共建(新的)普世价值，似乎也是个趋势，最好的实例就是德国已故著名宗教

学家孔汉思一起创立的“世界伦理基金会”(Stiftung Weltethos)。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开始反思“现代性”(Modernity)和“普世主义”(universalism)，并且由此产生了“多元现代性”和“多元的普遍性”的观点。所以，我们的会议也考察中国传统思想，比如“仁”、“孝”，“仁政”(to govern by ren)和“德政”(to govern by moral power)，礼和“礼治”(rule by rites; rule of rits)，天下观，能否与“现代性”相容，甚至可以被视为“现代性”。无论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的，都可以探讨这些思想能否为形成普世价值的共识和对“现代化”的新理解做出贡献。

借此，或许我们也能理清“古今之变”和中西差别”两个缠绕中国学者的问题。一来，考察中国“古今之变”和西方“古今之变”的异同；二来，考察中西可以进行相互比较的概念的异同，比如中国的“义”和西方的justice。

如果我们赞同多元文化世界，那么首先，各文化圈必须对其它文化持开放的态度，并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因为没有多样性，思想交流会缺少基础。

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对于学者，我赞同韦伯“价值中立”的立场。“价值中立”不是不涉及价值，而是从中立的立场纳入所有可找到的价值体系。不是在比较前，而是通过比较做出价值判断。这里，前提又是各文化圈的人都必须克服只限于和被本文化圈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用德语说，就是：Man muss eigen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überwinden. (Damit meine ich, dass man dem Wertesystem der eigenen Kultur kritisch werden sollte und über das, was einem unbewusst als selbstverständlich gilt und als Ausgangspunkt seines moralischen Urteils dient, hinausdenken kann)

在八十年代包括“西方热”的“文化热”，我买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这本书。其内容很多没理解或者已经遗忘，可是罗素的这句话记忆犹新。他说：“哲学家既是果也是因。”具体而言，一方面，“他们是他们时代社会环境以及政治与制度的结果”，这可以解释我们今天聚会于特里尔的原因。另一方面，他又说：“如果他们幸运的话，他们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和制度信仰的原因。”(Philosophers are both effects and causes: effects of their social circumstances and of the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ir time; causes (if they are fortunate) of beliefs which mould the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of later time.)

在这个意义上，我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和可持续的结果。

谢谢大家！